

# 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张忠华,倪梦娟

(江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摘要】** 若以学科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为标准,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历程分为非学科阶段、学科独立阶段和后学科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不仅创建了高等教育学学科,而且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领域或学科、逻辑起点、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未来在把握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复杂性与艰巨性的基础上,把关注实践与提升理论结合起来,凸显中国特色,通过加强团队建设来提升其理论研究成果的学术品质,遵照学科发展的逻辑,全面开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新局面。

**【关键词】** 学科;高等教育学学科;学科体系;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9)10-0014-0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19.10.003

**【作者简介】** 张忠华(1963—),男,山东菏泽人,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倪梦娟(1996—),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生。

## 一、70年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历程

### (一)非学科阶段(1949—1976年)

非学科阶段(或称前学科阶段),主要是指高等教育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活动和高等教育思想的探索。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前学科时期又可以分为以下4个阶段:

1.以老解放区经验接管、改造高等教育阶段(1949—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依据老解放区的高等教育经验,通过颁布系列改革政策,顺利完成对旧高等教育的接管与改造。确立了各级各类人民政府对各层次高等学校有领导责任的管理体制<sup>[1]</sup>;在大学课程与教学内容改革方面,废除民国时期的反动课程,增设符合新民主主义需要的课程,特别是一些政治课程<sup>[2]</sup>;在招生考试方面,对革命干部、工农青年予以特殊照顾<sup>[3]</sup>。

2.以苏联经验改革高等教育阶段(1952—1956年)。我们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进行了院系组织结构调整,确立了“单科院校”为主体的高校系统,确立了“大学—系科—教研组

(室)”的高校内部组织结构;以专业为核心,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开始培养专门人才<sup>[4]</sup>。尽管这一时期全面学习苏联,但老解放区为工农开门办学的经验仍然持续发挥作用。

3.回归老解放区高等教育传统与高等教育学的中国探索阶段(1957—1966年)。秉持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经验,力图摆脱苏联高等教育科层化、等级化和制度化的局限,尝试建构革命的、劳动的、大众的高等教育体制<sup>[5]</sup>。1956年,潘懋元结合工作的需要和自己对高等教育的认识,提出编写一本“高等教育学”的设想,通过努力并于1957年初完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初稿。《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历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与意义,它是第一次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重要尝试,奠定了后来建构高等教育学学科思想和理论基础。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等教育(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的破坏,大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受到严重的摧残。

## (二) 学科独立阶段(1977—1992 年)

1. 从学科自身的逻辑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与高等教育学会的诞生。1978 年 1 月,潘懋元在厦门大学组建了第一个“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后改为“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认为“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任务是研究高等教育问题,推动学校的教育改革。其后,一些高校模仿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到 1979 年,全国有 20 多所高校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987 年全国有 700 多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其中 90% 以上的研究机构在高校,比 1983 年增加近 500 个,平均每年有 100 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成立<sup>[6]</sup>。与此同时,1983 年 5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成为领导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的重要组织。

第二,高等教育研究学术交流平台的问世。1980 年,华中科技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同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刊《高等教育研究》创刊。随后《上海高教研究》(1980)、《高教战线》(1982)、《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83)、《中国高教研究》(1985)、《江苏高教》(1985)等一批高等教育研究期刊相继创刊,为高等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宽广的讨论平台。

第三,学术研究的繁荣促成高等教育学学科诞生。研究机构、学会的产生与学术交流平台的快速发展,为繁荣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保障。1978 年,潘懋元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刍议》两篇文章,不失时机地提出创建高等教育学学科。其后,学者们或发表文章探索高等教育问题,或著书立说探索高等教育学问题。1978 年至 1991 年 14 年间,我国共出版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有 822 部<sup>[7]</sup>。

第四,汇集人才、获批学位点,人才培养基础的形成为高等教育学学科持续发展奠定了队伍基础。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不断增加,从业人员也在快速发展。据统计,1990 年全国教育科研机构数量为 708 个,专职研究人员的数量为 5650 人<sup>[8]</sup>。在人才培养方面,

1981 年秋,厦门大学招收了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魏贻通)。1982 年 9 月,研究室又招收了胡建华、陈列、张国才 3 位研究生。自从厦门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后,其他学校也都先后获得高等教育学二级学科授权点,开始了高等教育学专业人才培养工作。1986 年 7 月,厦门大学又获批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90 年北京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点,1991 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高等教育学博士授权点。到 1991 年底,全国有 3 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6 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以及 2 个(高等)教育管理硕士点。这些学科点的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人才支撑。

2. 从外在的学科制度来看。高等教育学在这一时期成为独立的学科:一方面是自身具备学科独立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我国的学科制度逐步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制逐步完成。198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增列高等教育学二级学科。从此,高等教育学有了稳定的学科人才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基地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扩大,成为教育学所有二级学科发展势头最猛的一个。此外,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1992),教育学下设 19 个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是其中之一。这就从国家标准方面确立了高等教育学的合法地位。

综观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学研究,组织机构逐步健全,理论研究成果日趋增多,且有教育学的标志性成果,人才培养有了制度(学科点)的支持,科学研究有了众多的学术期刊交流平台,外在的学科制度也在这一时期颁布,确立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合法地位,高等教育学学科应运而生。

## (三) 后学科发展阶段(1992 年至今)

1992 年底,“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还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此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高等教育学研究更加集中化、专业化,高等教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 在研究机构与体制改革方面。这一时期,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是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室改名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或高

等教育科学研究中心；二是部分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或中心)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学院或教育科学学院；三是在管理体制上,原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室(所)基本上隶属于教务处,有的独立升格为学校直属单位,有的合并到教育科学学院(或教育学院)；四是在规模上,保持独立单位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都在不断扩大规模,提高学术研究能力,主动承担学校和上级一些课题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紧密结合时代发展主题,到2018年,共召开22届学术年会,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大众化”等理论、高等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大学理念与精神、大学制度与文化建设、大学治理研究、“双一流”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等问题展开讨论,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科建设。

2.在研究生培养与学科点建设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到2018年,全国已有高等教育学博士授权点20多家,高等教育学硕士授权点100多家。这些学科点的设立与发展,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3.在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成果方面。这一时期共出版“高等教育学”著作与教材70多种(本)。主要有:潘懋元、王伟廉的《高等教育学》(1995),胡建华、陈列、周川等人的《高等教育学新论》(1995),谢安邦的《高等教育学》(1998),薛天祥的《高等教育学》(2001),王伟廉的《高等教育学》(2001),周川的《简明高等教育学》(2006),杨德广、谢安邦的《高等教育学》(2009),张楚廷的《高等教育学导论》(2010),田建荣的《高等教育基础》(2018)等。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著作,学科涉及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原理、中外高等教育史、高校德育原理、高校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社会学、比较高等教育学等。以上这些著作、教材的出版以及分支学科的发展,大大加快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

4.对高等教育及其学科的反思研究。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学的元研究,对高等教育自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总结与反思。这方面的代表作有:

陈学飞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潘懋元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张应强的《精英与大众:中国高等教育60年》。

5.在学术交流平台方面。这一时期除了《高等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期刊外,有些“普通教育类”期刊纷纷转型,变成综合类教育期刊,都设置高等教育研究栏目,使得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中国教育研究的主流。

## 二、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的主要成就

### (一)创建高等教育学学科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别,主要是一开始我们就以一门学科来建构的。从1957年潘懋元提出建立高等学校教育学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学科,就用了“高等学校教育学”的名称。总体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学走了一条外在建制催生内在成熟的道路。我们先是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开展高等教育研究,而后通过成立学会组织呼吁建立学科,学科诞生开始人才培养、体系建构。但直到目前其科学性还有待提升,其中原因是多学科研究的引入还停留在学科、方法论视角层面,缺乏深度的融合。

### (二)对高等教育学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的争论

在国外,一般把高等教育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我国一开始就作为一门学科来建构高等教育学,并且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但这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学就是学科了,因为学科的建立不仅体现在学科建制上,更是体现在自身的逻辑知识体系上,体现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上。由此,在国内引起了“学科论”与“领域论”的争鸣。

2011年,高等教育学术界再次对“学科论”与“领域论”进行讨论,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有学者主张在学科制度化的背景下研究高等教育学,可以更好地促进高等教育学的发展<sup>[9]</sup>。也有学者认为,在经典学科制度下研究高等教育学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学科制度的框架内,要以超越“学科论”与“研究领域论”视野,来建构高等教育学学科<sup>[10]</sup>。还有学者从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来获得突破,重新认识此问题<sup>[11]</sup>;也有以范式理论为研究视角,认为高等教育学研究可能存在着“学科

范式研究”与“领域范式研究”,两种范式之间也是相互补充,共存共生的<sup>[12]</sup>。

### (三)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研究

那么,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是一门学科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有关此问题,在国内形成多种观点:本科教育说<sup>[13]</sup>、高等教育说<sup>[14]</sup>、特有矛盾说<sup>[15]</sup>、高等教育规律说<sup>[16]</sup>、“三层次现象”说<sup>[17]</sup>、高等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说<sup>[18]</sup>、高等教育的运行形态及其规律说<sup>[19]</sup>等。此外,还有学者对高等教育学进行微观与宏观划分,分别论述了微观、宏观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sup>[20]</sup>。当然,也有学者对两种高等教育学的划分提出异议,认为两种高等教育学的划分不能从整体上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进行界定,代替不了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般描述<sup>[21]</sup>。

### (四)对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种种探索

对已出版的 26 本高等教育学著作的内容体系进行总括研究,我们发现高等教育学共性知识有:高等教育发展史、高等教育本质、高等教育规律、高等教育目的等 14 项内容。从研究结果来看,大多数高等教育学主要是作为一门课程来建设的,但在课程知识体系的建构中,也不断尝试建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目前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存在着学科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理论知识体系具有移植“普通教育学”知识体系嫌疑等问题<sup>[22]</sup>。

### (五)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受普通教育学逻辑起点的启发,在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人们也展开了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形成了高深专门知识的教与学活动、高深学问、知识、大学生、教师、学科、专业等十多种观点<sup>[23]</sup>。还有学者依据自然科学的方法理论,提出了公理化方法论;也有学者将高等教育学的基本体系划分为主体、客体和教学三大系统;还有学者提出实践经验论的理论体系等<sup>[24]</sup>。总体来看,研究者主要围绕三个核心来建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逻辑体系:一是以知识为核心,强调学科的知识取向;二是以人为本,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实践活动体系;三是以社会发展为目标,强调社会发展的社会取向。

高等教育学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人们对其研究采用的范式不同。学科建立初期,以构建学科体系为目标,形成了“体系范式”;在提倡应用研究的时代,高等教育研究又采用“实效范式”;在对高等教育进行反思的时期,高等教育研究又出现了“文化范式”,以解决学科的归属问题;在高度关注个性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研究又以“个性范式”为主<sup>[25]</sup>。2001年,潘懋元主编的《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出版,多学科研究范式占据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流。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有利于全方位、立体看待高等教育问题,但研究结论缺乏整合,不利于形成统一的认识。有学者提出,未来的高等教育研究,必将从“多学科范式”转向“跨学科范式”<sup>[26]</sup>。

高等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没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问题,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学科的建构未必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二是学科创建要有特殊的研究方法。对此问题,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研究方法就是多学科的研究方法”<sup>[27]</sup>。也有学者认为,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的过程中,我们过分追求研究方法,可能被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心态所俘虏,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也是社会科学诸多学科走过的弯路<sup>[28]</sup>。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不可避免的,但要体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在表达方式上需要有原创精神,创造出具有学理性、专业性的适切的新术语<sup>[29]</sup>。还有学者借助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从高等教育具体现象、问题入手,对高等教育“现象”“事实”进行描述分析,以此来理解高等教育本质,关照高等教育主体的意义、情感和兴趣<sup>[30]</sup>,这些研究方法的使用,将大大提升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品位。

## 三、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展望

### (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任务艰巨

由于这门学科成立时间比较晚,至今发展仅有 30 多年的时间,相对来说,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成熟度不高,学科存在的众多问题还没有较好地解决。例如,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问题,具有明显“移植”普通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痕迹。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立初期,潘懋元先生曾说:教育学同各门

分支学科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高等教育学,应当研究自己的特殊规律<sup>[31]</sup>。有学者认为现代大学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实体”,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体”,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变得更为复杂<sup>[32]</sup>。王建华通过考察与论证,指出高等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完全是并列关系<sup>[33]</sup>。张应强认为,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在知识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方面有较大差别,而且在研究旨趣、问题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sup>[34]</sup>,所以提出了建立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的设想。高等教育学能否成为一级学科,怎样建设一级学科,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再就是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其逻辑起点是什么,是否存在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一个还是多个,哪一个起点更合适,还需要人们探索并提出新的思路。

## (二)以学科发展理论关照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

在学科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国外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学科要顺应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而发展。随着科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这些变革也必然带来学科建构思路的变化,要求从过去客观、独特的研究对象,唯一、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线性、单向度的知识体系转向未来相对、系统的研究对象,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球形、多向度的知识体系。这些思路和理论对于我们今天建构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拓展了更宽的路径。

## (三)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必须把关注实践与理论提升结合起来

高等教育学自创立以来,其研究路径大体有两条:一部分学者致力于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以建构学科为主要任务;另一部分学者以当下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为志趣,展开应用研究。总体来看应用研究占了上风。因为实践是第一性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是立足实践的,失去实践依托的理论是空洞的、无价值的。但是,仅有实践的热情是不够的,学科建立与发展要立足实践,但又要高于实践,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对具体的抽象。只有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紧密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二者才能共同发展。

## (四)加强团队建设提高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学术品质

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很多,例如国家政策、学术环境等,但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人才,是学科团队建设。我们一定要加强学术团队的建设,重点打造一些“高等教育学学派”。学派的形成是理论发展的重要源泉,“不论从一个国家来看一门学科,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一门学科,如果没有形成几个学派,这门学科就缺乏支撑力量”<sup>[35]</sup>。为此,国家和政府要积极鼓励各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积极申报和培育“高等教育学学派团队”,通过委派课题项目,给予政策支持、经费帮扶,使之攻坚克难,形成一些原创性、高品位的研究成果,以提高高等教育学的学术声望。

## (五)高等教育学的研究要彰显中国特色

高等教育学研究彰显中国特色,就必须坚持中国立场。不管国外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学,我国始终坚持学科的立场,不断开拓创新,突出其学科性、科学性,重视理论体系的建构,这本身就是中国立场。在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立场”,不论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是研究方法的选择,都应该紧密结合共和国高等教育的实际,结合共和国的国情,这样研究出的结论才具有中国特色,才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过分依赖他国的教育理论给中国教育实践带来不少的消极影响。

### 【参考文献】

- [1] 政务院.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J].人民教育,1950(5):67.
- [2] 政务院.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J].人民教育,1950(5):67-68.
- [3] 政务院.高等学校暂行规定[J].人民教育,1950(5):68.
- [4]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6-79.
- [5] 陈磊,栗洪武.也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15(8):28-35.
- [6] 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06,191.
- [7] 陈学飞.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009.
- [8] 王明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概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4.
- [9] 袁本涛.在学科与领域之间——制度化的高等教育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4):70-76.

- [10]张应强.超越“学科论”和“研究领域论”之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4):49-61.
- [11]王洪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两种取向: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J].高等教育研究,2012(2):35-40.
- [12]方泽强.高等教育研究的反思和展望——范式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1(12):22-24.
- [13]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1993(2):1-6.
- [14]潘懋元.高等教育学(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1.
- [15]郑启明,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5;胡建华,等.高等教育学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5.
- [16]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编.高等教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22;田建国.高等教育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4.
- [17]林兆其.高等教育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1-2.
- [18]戚万学.高等教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3.
- [19]钟玉海.高等教育学[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15-19.
- [20]王冀生.要重视和加强宏观高等教育学的研究[J].上海高教研究,1995(3):14-17.
- [21]朱国仁.关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体系与方法的思考[J].教育研究,1997(2):27-32.
- [22]侯怀银.高等教育学[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7-9.
- [23]李硕豪.一种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说——逻辑起点论述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9-11.
- [24]文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述评[J].江西教育科研,2005(7):25-28.
- [25]王洪才.论高教研究的四种范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3):74-82.
- [26]徐红.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的回溯与前瞻[J].中国高教研究,2011(9):25-27.
- [27]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4.
- [28]李海龙.高等教育学的常识、传统与想象[J].高等教育研究,2017(10):39-47.
- [29]卢晓中.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及相关问题[J].中国高教研究,2016(11):4-7.
- [30]刘志忠.现象学: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法论突破口[J].高教探索,2017(5):26-30.
- [31]潘懋元.高等教育学(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
- [32]张祥云.论高校对教育范畴的突破及其认识意义[J].上海高教研究,1991(2):1-4.
- [33]王建华.论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J].教育研究,2004(8):17-20.
- [34]张应强,郭卉.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定位[J].教育研究,2010(1):39-43.
- [35]叶澜.关于加强教育科学“自我意识”的思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3):23-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史”(AOA180016)。

##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Zhang Zhonghua, Ni Mengju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 and external logic,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on-disciplinary stage,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stage and post-disciplinary stage. In the past 70 years, not only the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has been established, but also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discipline nature, the discipline system, the discipline field,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higher education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ored.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e should combine the attention to practice with the promotion theory, highligh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enhance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its theoretical research results by strengthening team building, and follow the logic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Key words:** discipline;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system; disciplin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沈广斌)